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三

目錄

呂布夜月奪徐州
孫策大戰太史慈
孫策大戰嚴白虎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劉玄德北海解圍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朐音渠人。居淮安。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庄戶僮僕等萬餘人。糜竺嘗往洛陽買賣回歸。坐於車。路傍見一婦人。甚有顏色。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婦人再拜。請竺同載。竺上車。

目不邪視。並無調戲之意。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天使也。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見待以禮。故私告耳。竺曰。娘子何神也。婦曰。吾乃南方火德星君耳。竺拜而祈之。婦曰。此天命。不敢不燒。君可速回。搬出財物。吾當夜來。竺飛跑到家。搬出財物。日中。廚下果然火起。盡燒其屋。竺因此濟貧拔苦。救難扶危。事出搜神記 後陶謙請為別駕從事。謙問解救之策。竺曰。其當親往北海郡。投托孔融。令

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二路軍馬。前來夾攻。操兵必退矣。謙大喜。遂寫告急書二封。商量青州教誰人可去。一人出曰。某願往。衆視之。乃是廣陵謀士。姓陳名登。字元龍。謙喜。先遣陳元龍青州去了。然後命、麋竺行。謙率衆守城。以備攻擊。操亦未敢輕逼城下。且去四下築城。以孤徐州之勢。却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人皆敬

仲。年十歲時。去謁河南尹李膺。膺乃漢代人物。等閑不能勾相見。除非是當世大賢。通家子孫。方能勾到堂上。時融到門。告門吏曰。我李相通家子孫。及至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也。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尊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膺大奇之。少頃。太中大夫陳煒至。膺因指融曰。此異童子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愚濁也。煒等

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無書不覽。海內稱爲冠冕。後爲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嘗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之愿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當日正與客論曹操起兵報讐一節。侍人稟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了。動問云。故人此行。必有事焉。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上項事說了。融曰。吾與陶恭祖最是厚交。况又子仲親到。如何不去。只有一件。

曹孟德亦與我無讐。况也甚厚。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隨即起兵。笠曰。操倚仗兵威必不以義爲重。融教一面點軍。一面差人送書。言未畢。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約十餘萬。飛奔前來。孔融大驚。點本部人馬出城迎賊。管亥出馬。曰。吾知汝郡中糧廣。可借一萬石來。便退軍士。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之曰。吾乃大漢臣僚。守大漢城池。豈有糧米應付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

直取孔融。融背後一匹馬迎之。乃北海驍將宗寶。挺鎗而出。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宗寶被管亥一刀砍于馬下。孔融兵大乱。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融見折了一員上將。心中欝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此時孔融登城。遥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首將赶到壕邊。那員將回身。一連搠

十數人下馬融因急令開門命騎將接引到城門內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視其人身長七尺五寸美髭髯猿背善射射不虛䥶問其姓名對曰老母重蒙恩顧某昨夜自遼東回家省親聞金鼓之聲知賊寇城老母說累受府君深恩未嘗識你他今有難你何不報之其故單馬而來報府君養母之恩吾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孔融大喜原来孔融知太史慈是個英

雄。他母離城二十里。都昌地名住。融常使人送米麥匹帛去。因此母教慈来。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賊圍城如何得退。愿請精兵一千人。出城殺賊。融曰。汝雖英雄。賊衆不可輕出。慈再三請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来。如不能解此圍。慈亦無顏見老母矣。愿决一死敵。融曰。此去不遠。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得他来。内外夾攻。此圍自解。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作書付慈收了。

擐甲上馬。腰帶兩弓。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壕。賊將數百騎來戰。被慈搠三十人下馬。餘皆退走。慈殺開羣賊。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度料是求救。令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鎗拈弓搭箭。八面皆射之。射死數百人。應絃落馬。賊皆退回。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縣來。到縣見劉玄德施禮罷。盡言孔北海受圍之事。令慈來求救。呈上書信。玄德看畢。問慈曰。汝何人也。慈曰。

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處告救。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危急。故北海令區區延頸特仰。慈冒白刃突圍。從萬死之中來。自託於君。惟君察之。玄德聞言大驚。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與雲長張飛。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引勇壯之士。前來迎敵。兩邊

分布管亥見玄德兵少。心中不懼。親自披掛。持刀立馬於陣前。玄德關張太史慈出。玄德罵曰。無端逆寇。不思去邪從正。更待何時。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一匹馬早先飛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左氏傳。武使青龍偃月刀。雲長徑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正如燕雀之物。而慕冲天之栖。犬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勢不可為也。量管亥怎敵雲長。數十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

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軍鼓譟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引關張趕賊。殺到城邊。如猛虎入犬羊之羣。縱横不可當也。融令驅兵各門突出。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敘禮畢。大設筵宴。孔融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闓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吾知陶恭祖乃誠實仁人君子。今受此無辜之寃。孔融曰。况玄德

乃漢室宗親。今曹操不仁。殘害百姓。倚強欺弱。逼勒陶使君至急。吾祖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公何不一同孔融。去救徐州之難。心下若何。玄德曰。劉備非是推辭。爭奈兵微將寡。不敢輕動。孔融曰。吾與陶恭祖有一面之舊。自傾城廓之錢糧。去救此難。玄德公乃當世之豪傑。請以救我者救之。玄德曰。劉備願往。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再借三五千人馬。隨後便去。融曰。玄德公切勿失信也。玄德

曰。公以備爲何等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至也。孔融糜竺拜謝。融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老母嚴命。前来赴難。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来呼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贈。慈不肯受。歸見老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不説孔融起兵。且説玄德投北地来見公孫瓚

禮畢。瓚曰。賢弟何來。玄德說救徐州事。瓚曰。曹操與汝無冤。何故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去以善言解之。瓚曰。操倚恃豪強。安肯聽汝善言耶。玄德曰。備以許諾於人。豈敢失信。瓚曰。借與汝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為前部。子龍引二千軍隨後。迤運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

救。陶謙心安。原来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怯曹操。遠遠依山傍岩。結下營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操足智多謀。行軍或進或退。未敢進戰。且觀其動靜。然後行之。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備令雲長子龍。領四千軍在融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為犄（音機）角之勢。首尾連接。

左孔融兵。右田楷兵。中雲長子龍領四千兵兩邊救應。是日玄德張飛披掛上馬。殺入曹操寨邊。背後一千人馬跟着。曹操二十餘萬大軍。不下一處寨子。當日張飛在前。挺丈八蛇矛飛馬而來。伏路軍兵望影而逃。正行之間。寨內一棒鼓聲響處。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勒馬大喝。何處匹夫。却那裏去。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張飛見了。更不答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

衆軍吶喊。玄德勒馬觀看。勝負如何

呂温侯濮陽大戰

于禁與張飛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喝兵士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命健將開門。迎玄德一軍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非俗。語言如鐘。心内大喜。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玄德。玄德曰。公何意

也。譙曰。今天下擾亂。帝王懦弱。姦臣弄權。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六旬之上。無德無能。朝夕不保。公名聞海宇。世之豪傑。可領徐州。譙自寫表文申奏。望公勿得推阻。玄德俯伏於地而言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今受平原相。亦不稱職。今特為大義。暫来相助。何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祐。譙曰。此實情也。再三讓牌印與玄德。玄德那裏肯受。玄德曰。今

曹兵已至此無人解分備作一書令人送去
操若不從厮殺未遲傳檄三寨按兵不動差
人賫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在中軍與諸將
商議取徐州之策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笑
拆緘而觀之劉備書也書云
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各天一方不及趨侍
向者尊父曹侯皆因張闓之不仁也陶恭
祖乃誠實君子闓知則肝膽皆裂萬望明
公俯察衷情四百萬之雄兵掃天下之大

患。匡扶帝主。拯救黎民。乃社稷生靈之幸甚也。愿明公垂察焉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等之人。敢以書来勸我。中間有譏諷之意。可斬来使。而便攻城。謀士郭嘉曰。主公息怒。劉備遠来救援。先禮後兵也。主公亦以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可破也。操回嗔作喜曰。誤惟劉玄德。不早来與我相見。既以書到。容我裁答。留来使於營中。相待。此是曹操姦雄之畧也 正欲商議回書。

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之。報曰。呂布自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恠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引兵去投張楊。楊納之。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楊。教殺呂布。呂布棄張楊去投張邈。先是張邈弟張超。引陳宮去見張邈。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

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傑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陳宮剛直壯烈見操屠城内亦自疑乃與超共叛操說邈今曹軍征東其處空虛而呂布乃當世英雄無比之士若權迎之共取兗州觀天下之形勢隨時變通霸業可圖矣張邈大喜迎呂布今布已投之以爲天使機會令呂布潛住兗州牧以據濮陽地名止有鄄城東阿范縣三處俱地名被荀彧程昱設謀定計死守得住其餘皆休矣曹仁累戰皆不能勝特此告

急。操曰。兗州有失。使吾無家之可歸也。郭嘉曰。主公正好費箇人情與劉備。善退軍。去復兗州。免致天下恥笑。操然之。即時答書與劉備書曰

操累世名家。父遭荼毒。安得不報。故勒兵問罪於陶謙。欲圖滅族以雪大冤。玄德帝室之胄。才德兼全。特遣書來。慰我天下之重。即日班師回守。畧此以聞。別圖後會

曹操拔寨皆起。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謙。

呈上書劉言曹操退軍謙大喜差人分投請孔融田楷雲長等軍赴城大會衆官軍也城外將入赴席謙命請玄德於高座玄德再三辭讓酒至數巡謙曰老夫年邁精力衰之二子不肖不堪國家重任劉玄德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乞閑養病玄德曰孔文舉令備来救援徐州以義之故今却據守人不知者以為大不義也糜竺曰今漢室陵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

戶口百萬。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當。陳登進曰。陶府君多病。不能署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奢。非治亂之主。今以徐州軍兵。馬步十萬。上可以匡君濟民。下可以轄地守境。使君若不聽從。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豈憂國忘家者。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

抱玄德而痛哭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關某曰。既君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強要他州郡。將牌即來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肯。玄德曰。汝等陷我於不義也。吾身死矣。言訖。掣劒自刎。趙雲奪了佩劒。謙曰。如玄德公不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肯念我也。軍小沛。以保徐州。始終救援。未知台意若何。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席散。趙雲辭去。玄德不忍相離。更留二日。陶謙

賞勞軍已畢。孔融。田楷相別。各自領軍去了。玄德與子龍執手臨岐。意猶不捨。子龍拜於地曰。雲終不敢背公顧戀之德也。洒淚上馬。引二千軍去了。玄德與關張共来小沛。修葺城垣。招諭居民。却說曹操引軍投兗州来。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高順爲輔。健將八人。已有濮陽等處。其鄄城東阿范縣三處未得。乃是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廓。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之輩。不足慮

也嘉曰主公亦不可欺敵遂安營下寨呂布
知曹操囲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
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領兵一萬堅守兗
州吾去破操二人應諾陳宮知急入見曰將
軍棄兗州將欲何往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
成鼎足之勢宮曰非也薛蘭必守兗州不住
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
萬餘在彼曹操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
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昔韓信欲破趙兵渡井

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今聞韓信。乘勢遠鬬。其鋒不可當也。今井陘之道。車不能方軌。騎不能成列。畧其勢。糧食必在其後。愿假臣奇兵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魏武帝曰先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正者當敵奇兵則擊其無備風后因皇帝兵法以乾坤艮巽四間地為天地風雷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陣為龍虎鳥蛇四奇或以為正或以為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為十陣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軍為正馬軍為奇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奇常居則卒然遇敵則獨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此奇正之兵也三萬。從其間道。絕其輜

重足下深溝高壘而勿與戰彼前不得開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餘曰吾掌義兵二十萬並不用詐謀奇計不聽李左車之言韓信間視間視間諜窺視而得之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止舍師古曰舍猶出也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箄山音閑依山自敵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遂我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音孫

裨偏也餐小食也謂駐主傳餐曰今日破趙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

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見皆大笑平旦韓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韓信張耳半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韓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餘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乱遁走漢兵夾攻大破之遂斬陳餘收敗兵二十餘萬而擒趙王歇今日正用此斷粮之計將軍察焉

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若此處有伏兵。如之奈何。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兗州。而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吾等進兵濮陽。速攻呂布。呂布人報操兵至近。陳宮謂布曰。今操兵遠來。疲困。當與速戰。不可養成氣力。急難退也。布曰。吾自匹馬。縱横天下。何愁曹操耶。待他

下住寨柵。吾自擒之。却說曹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於野。操立馬於門旗下。遥望吕布兵到。陣圓處。吕布當先出馬。左有陳宫。右有高順。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爲頭面如紫玉。目若朗星。年二十歲。官授騎都尉。鴈門馬邑人也。姓張。名遼。字文遠。勒馬居於上首。第二箇性如烈火。體若奔狼。官授騎都尉。泰山華陰人也。姓臧。名霸。字宣高。腰懸雙簡。躍馬橫鎗。兩將齊出這兩員大將後來都降於曹操也

各引三員健将。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皷聲大震。操見呂布。貌若天神。馬如獅子。左右戰将。威風凜凜。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来無讐。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你合得。何人去擒曹操。言未畢。臧覇出馬搦戰。曹軍内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兩對陣前厮殺。勝負未分。惱得呂布性起。

挺戟驟馬。衝出陣来。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却說曹操。輸了一陣。與謀士郭嘉等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将為我軍敗走。必不准備。可引兵一半刼之。若得寨。布軍必懼。兩下夾攻。此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韋。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箇

緊要去處。倘或曹操襲之。柰何。布曰。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不備。布撥高順。幷魏續。侯成。守西寨。却說曹操。見西寨果然兵少。四面突入。奪了寨柵。寨中兵四散奔走。四更已後。高順却好引軍到。殺入西寨。曹操見敗軍復來。自引人馬相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

親自飛馬来到西寨。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覇。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将攔住去路。操見四面八方圍裹将来。衆將皆在後面死戰。操當先衝陣。梆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来。操急回。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踴出。陳留已吾人也。姓典。名韋。馬上挺雙鐵戟。重八十斤。大叫主公

勿慮，下馬插住雙戟，取短戟十數枝在手，挾住。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之。」典韋步行，低頭冒箭而去。布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從人大叫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呼之。從人曰：「賊至矣！」典韋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數十餘人，衆皆奔走。典韋復回，飛身上馬，挾二鐵戟，衝殺入去。郝、曹、侯、宋四將不能當抵，各自逃去。典韋殺散軍，救出曹操。後人有詩讚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濮陽城外建功勲。典韋

救主傳天下。勇猛當先第一人

典韋救了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

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赤兎馬。

提方天戟趕来。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

乏。口內烟生。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操視之。乃

夏侯惇引力生軍来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黃昏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韋。加為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宫商議。宫曰。濮陽城中富戶田氏。家僮千百。可令田氏密使人往曹操寨中下書。言呂布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内。可連夜進兵。當為内應。操若来。引誘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脫也。呂布然其計。密請田氏使

人途到操寨。操連夜不敢正視濮陽。躊躕未定。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為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與吾得濮陽也。重賞此人。一面收拾起兵。謀士劉曄進曰。布雖無能。陳宮多計。只恐使田氏反間計耳。操曰。如此設疑。必誤大事。曄曰。此亦不可不防。分軍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曰。此意與吾相合。時興平元年。歲

在甲戌九月二十一日也。軍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竪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操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将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使典韋出馬。挾雙戟直取侯成。侯成如何抵敵得過。回馬望城中走。只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戰不過。退入城中去了。數内有軍人乘勢走過陣来見操。呈上密書。令夜初更城上鳴鑼聲為號。便可進兵。當自獻門。操撥夏侯惇引

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操自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入城。黄昏飽食了。結束上馬。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吾不自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月光未上。時約初更。只聽得西門上吹螺殼聲。城中大喊。西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四門烈火降天而起。典韋使雙戟在

曹操馬前聽得金鼓齊鳴。聲喊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傍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離了吊橋。回頭不見曹操在後。翻身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韋左衝右突。殺將入來。又不見。再

殺出城。壕邊撞着樂進。進曰。主公何在。韋曰。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煙突火。又殺入去。似此三遭。世之罕有。

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来。不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追殺曹兵。操加鞭縱馬過去。呂布從後拍馬趕来。用戟於曹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黄馬者是他。呂

布棄了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撥轉馬頭。却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韋大呼曰。南門已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殺條血巷。到門道火焰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紅草。典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却好到門道邊。城樓上崩下一條梁木。正打曹操戰馬後胯。馬倒處。曹操用手托梁。倒放火中。手執梁臂。髭鬚髮盡都燒毀。典韋到壕邊。正逢夏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而出。淵即抱操於

馬上。典韋殺條大路而走。曹兵呂兵在城外接住混戰。只殺到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皆拜於地上。與操稱賀。操仰面笑曰。悟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布必來攻。伏兵於馬陵山中。馬陵是姜太公登妻馬氏之地龐涓敗於此處伏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中發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呂布隨即點起軍兵。殺

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
大戰。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
不進兵。是年蝗虫四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
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糧盡。
引軍回鄄城屯住。權度歲荒。呂布亦引兵出。
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罷了刀兵。却說陶謙。
在徐州染病。看看病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
曰曹操棄徐州而去者。盖為呂布襲兗州之
故也。今歲大荒。故暫罷兵。來春必又至矣。府

君素欲讓位與劉玄德。雖以兩番。府君那時無恙。今病沉重。正可就此而與之。謙使人来小沛。請劉玄德商量軍務。玄德引關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直教請入卧房。謙曰。請玄德公来不為别事。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玄德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受取牌印。老夫死則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皆非任官之人。只可歸農。老夫死後。望玄德公訓誨。切勿令掌王

事。玄德曰。劉備隻身。如何掌許多城池。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從事。以輔玄德公。急令請至。乃北海人也。姓孫名乾字公祐。謙又與麋竺曰。玄德公當世之人傑也。汝當善事之。玄德尚猶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官舉哀畢。捧擁玄德領徐州事。玄德固辭。徐州百姓哭拜於地。曰。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死於賊人姦黨之手矣。因此玄德領徐州牧。麋竺孫乾輔之。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

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謙亡年六十三歲。玄
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掛孝。大設祭儀於靈柩
之前。作文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
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廣。遺愛於民。
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
蠢蠢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爵命以章。
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陞上將。受號安東。
將平國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

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
哀我斯人。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有詩讚曰
徐州太守陶恭祖。聖世巍巍梁棟材。報國
有心扶漢日。愛民秉政立堯堦。知人克己
勤三讓。盛德芳名播九垓。姦黨未除身已
喪。忠良聞說痛傷懷
祭畢。塟於黃河之原。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
操在鄄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心

中大怒。兗讐不能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寃。即傳號令。剋日起兵。玄德坐不暖席。禍又將來。如何解救。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定陶破呂布

曹操起軍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固雖有困。而終濟大業。將軍本首事兗州。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

亦昔日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將軍當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更有劉備守之。城中居民。念昔日父兄之德。必助劉備死戰也。棄此而取徐州。棄大而就小也。去本而求末也。以安而換危也。願將軍熟思之。操曰。今年軍士無糧。柰何。荀彧曰。不如東畧陳地。使軍就食。自汝南潁川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刼掠州郡。多有金帛糧

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錢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大喜。十二月。留夏侯惇。曹仁。守鄄城等處。自引兵先畧陳地。次及汝穎。黄巾何儀。黄劭。知曹兵到。引衆来迎。會於羊山。黄巾十萬。漫野而進。惟務狐羣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强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臂挾雙戟。来往陣前。何儀令副元帥。出戰典韋。典韋戰不三合。一戟刺於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

黄巾黄劭自引軍来陣圓處一将步行出戰銷金黄抹額緑錦細納襖身長九尺五寸手提鐵棒一條名號截天夜义何曼陣前搦戰操令李典出戰曹洪曰某愿替将軍擒此賊随即下馬亦提刀步出兩下向陣前殺至兩箇時辰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趕来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塹砍中何曼再一刀中腿遂死沙塲李典飛馬直入賊陣生擒黄劭過来掩殺賊衆奪其器械金帛糧食其

降者甚多。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爲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容貌雄偉。勇力絶倫。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活挾下馬。其餘盡皆下馬受縛。盡驅入葛陂塢中。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壯士擁出。典韋問曰。汝等非黃巾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羸得我手中寶刀。我便獻去。韋大怒。挺雙戟

向前戰。兩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
壯士又出搦戰。典韋又出。從申直戰到黃昏。
各自馬乏。少歇。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操
大驚。慌引衆將前来看虚實。次日壯士又出
搦戰。操見其人。容貌若神。威風抖擻。不勝欣
喜。分付典韋詐敗。韋出戰。到三十合。敗走回
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急引軍退五
里。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
餘騎去搦戰。壯士果出。典韋畧戰數合。便回

馬走。壯士趕来。至陷坑。四下諸將逼至。連人帶馬。落於坑内。鈎手縛来中軍見曹操。操慌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服。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遭天下大亂。聚宗族數千人。以禦賊寇。不時有寇犯境。番築堅壁以守之。一日羣賊數萬至。吾令衆人。四面皆堆石子。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賊方退去。又一番賊至。塢中無糧。賊與和會。以耕牛換米。米已

送到賊驅牛至塢中。牛皆奔走回還。被吾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願引宗族數千來降。操拜許褚。即封為都尉。賞勞甚厚。後人有詩曰

天下瓜分漢欲亡。四方豪傑盡鷹揚。葛陂許褚投降後。自此何憂呂布強

許褚既降。將何儀黃劭斬訖。汝潁悉平。曹操班師山東。此是興平二年。夏四月也。曹仁教

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速攻兗州。一鼓可下。操聽了。遂引軍馬逕奔兗州。薛蘭李封。措手不及。只得引些少軍兵。出城来戰。兩陣列開。操新降將許褚曰。愿請一戰。以報主公不殺之恩。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畫戟。向前来迎。交馬兩合。褚斬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城。吊橋邊李典攔住。薛蘭引軍望投鉅野而去。一將飛馬趕来。一箭射

薛蘭於馬下。乃是武城人氏也。從事呂虔軍皆潰散。曹操得兗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傳令。許褚典韋為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合後。兵至濮陽。時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之英雄。誰敢近也。不聽宮言。便引兵出。陣繞圓處。呂布出馬橫戟。大罵操賊。殺吾愛將。許褚便出。鬬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

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又出。兩將夾攻。左邊夏
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殺
得呂布遮攔不住。城上田氏見布輸了回城。
令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
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前奔定陶而去。陳宮
等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而去。操遂得
濮陽。恕免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
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
陽。遂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

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時濟郡纔麥熟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令軍割麥爲食。細作報呂布。呂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疑林木中有伏兵耳。可將旗數面縛於林中。寨門西邊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布必來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於是操寨中。止留鼓手五十人擂鼓將村

中擄来男女。在寨吶喊。布心疑不敢進也。却
説呂布回告陳宮。陳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
敵。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也。留陳宮高順
守城。布次日引大軍来。遥見林木中有旗。驅
兵大進。四面放火。却無一人。欲投寨中。鼓聲
大震。疑惑不定。寨後一彪軍出。呂布趕来。砲
響處。堤内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
韋李典樂進。驟馬殺来。呂布急回。見此六將。
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徤將成廉。被樂進一箭

射死。布軍三停去二。敗卒回報陳宮。陳宮曰。空城難守。吾與高順。保着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連夜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刎。三族盡滅。張邈逃去投袁術。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路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再引軍來。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傕郭汜亂長安

話說興平二年。夏四月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衆將皆來會集。却再與曹操決雌雄。陳宮曰。令操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不遲。布曰。令當何往。宮曰。近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氣力。別有良圖。布信其言。遂投徐州來。過界首。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廓迎接。糜竺曰。呂布乃虎豹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玄德曰。前

者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亦布之力。他若要徐州。吾當相讓。何况布無此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當准備。玄德領軍兵數千。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自從招討殺董卓之後。又遭傕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並不相容。昨蒙使君力救徐州。布因此襲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反遭曹操之機。累及關張。布今投使君。共扶社稷。再安漢室。

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府君新近歸天。無人管領徐州。因此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得將軍至此。無德合讓有德。備情愿將牌印。請將軍受之。呂布却待接。見玄德背後關張各有拔劍之意。布佯笑曰。量布一勇之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宫告曰。強兵安敢壓主乎。請使君勿得疑焉。玄德方止。遂設大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關張。諫曰。前日呂布有奪徐州之意。玄德曰。吾

以善心待人。人不肯負我。遂與關張同行。布飲酒半酣。請玄德入後堂。臥房床上坐。令妻女拜。玄德再三謙讓。布扶玄德。曰。賢弟受禮。關張瞋目。張飛拔劍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人家奴婢。怎敢叫我哥哥做賢弟。你来。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急喝。關公拖出飛去。玄德與呂布陪笑。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来。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

合。玄德上馬。拖張飛去了。次日呂布来辭玄德。要行。玄德叫拖將張飛来。與布陪話。飛那裏肯。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劉備昔日屯劄之處。將軍不嫌此處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儘有。軍需缺欠。劉備當應付。呂布謝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深責張飛。却說曹操。平了潁汝。山東。功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傕。自為了大司馬。郭汜自為了大將軍。横行天下。朝廷無人敢

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暗奏獻帝云。今曹操此馬步軍兵四十餘萬。謀臣武將數百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勦除姦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汜傕二賊欺。陵久矣。觀其行事。甚於董卓。朕行坐不安。無計可除之。言訖慟哭。楊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萬姓。獻帝曰。如何令二賊自相殘害。彪曰。臣令老妻。到於郭汜府中。於汜妻處。獻反間計。二賊

自害也。親書密詔付楊彪。彪等二大臣出。暗使夫人入郭汜府。告其妻曰。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汜妻曰。怪見經宿不歸。正有此事。數日後。郭汜却往李傕府中筵席。其妻曰。傕性莫測。今二雄不並立。倘酒後有毒。妾將奈何。汜未信。至晚間。傕府送物至。汜妻先令將妾置毒於內。方始獻入。汜便欲食之。其妻曰。食自外而來。豈可便食。與犬試之。犬死。自此疑之。傕一日於朝堂邀汜還家。

飲酒醉而歸。半夜。肚腹攪疼。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吾與汝共圖大事。你今榮貴。却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整本部甲兵。意欲殺傕。又有心腹人知。飛報消息。傕大怒曰。郭阿多安敢如此。（阿多汜小名也）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於長安城下亂殺。乘勢擄掠居民。傕兄子李暹。引數千兵。圍住宮院。用車三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一乘載賈詡。左靈。令

就監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出後宰門。郭汜兵到。兩邊射死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突烟火出城。只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內。搶擄宮嬪采女。放火燒殿宇。庫藏一空。次日郭汜已知李傕刼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厮殺。李傕殺郭汜大敗。當夜移車駕到郿塢。帝聞弓箭之聲。戰慄不已。伏皇后淚濕衣襟。李傕殺退郭汜。移車駕至郿塢。使校尉李暹。監住天子在塢內。斷絕內

使侍臣皆有饑色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飯何用米糧傕乃與肉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罵曰直如此相欺之甚也内侍中楊琦急奏曰傕乃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日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駕幸黄白城以舒其憤怨陛下忍之豈可顯其罪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袍袖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来救駕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

帝心轉憂。塢外喊聲大起。乃李傕来到。兩邊擺開。李傕出馬。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爾乃反賊。如何不殺你。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也。汜曰。亂道。見今刼駕在此。何為保駕也。傕曰。都不須多言。不用軍士。我兩箇自併輸羸。羸的便把皇帝去了罷。郭汜挺鎗。来戰李傕。李傕舞刀。来迎郭汜。戰有十合。不分勝負。太尉楊彪拍馬而来。大叫司馬將軍。且請少歇。老夫邀請衆

官來與二大人和解。傕汜各自還營。楊彪朱儁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汜將衆官僚。盡行監下。衆官曰。欲何為也。汜曰。李傕刼天子。偏我刼不得公卿。彪曰。一人刼天子。一箇質公卿。此乃何行也。汜欲拔劒殺之。中郎將楊密勸住。左右都諫。汜放了楊彪朱儁。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與儁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於天地間耳。言訖。與儁相抱而哭。昏絶於地。歸家。儁成病

而死。自此之後。傕汜相迎。每日厮殺。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李傕平日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帝每日啼哭。侍中楊琦密奏曰。臣觀賈詡。雖是李傕心腹。未嘗忘君也。陛下實告之。正說之間。賈詡到來。帝乃退其左右。號泣拜詡。詡伏於地。曰。臣不勝誅矣。帝曰。卿如此肯憐漢朝。救劉協一命。詡曰。臣心未嘗不如此也。陛下自勿言。臣自圖之。帝謝賈詡。少頃。李傕入見帝。腰帶三

刃刀。懸劍於腕。手提鐵鞭。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劍立於帝側。傕曰。郭汜不仁。欲刼陛下。監禁公卿。非臣。聖上則亦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傕曰。陛下真賢聖之主。遂出。問諸將曰。內侍帶劍立於帝側。莫非有害吾之心麼。賈詡曰。軍中不可不帶劍耳。傕笑。入帳而罷之。時僕射皇甫酈入見天子。帝知酈能言。令去解和兩邊。詔先到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傕放出天子。我便送出公卿。還長安。酈却來見李傕。

曰。今天子以其是西涼人。與公同鄉。乃令其來和勸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傕曰。吾有敗呂布之大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共知。郭阿多盜馬虜耳。何敢與吾相等耶。吾必欲誅之。君乃西涼人。觀吾方畧士衆。足勝郭阿多否。又刼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向郭阿多。李傕有膽量。自知之矣。酈荅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矣。呂布受恩而反圖

之斯須之間頭懸高竿。此乃勇而無益也。令將軍身為上將。持鉞仗節。子孫握權。宗族得寵。受國家爵祿。人皆仰之。令郭阿多。刼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耶。李傕大怒。拔劍出鞘。曰。天子使你來辱我大臣。先斬你頭。後殺天子。此大丈夫之志也。言訖。来殺皇甫酈。性命如何

楊奉董承雙救駕

李傕欲殺皇甫酈。騎都尉楊奉諫曰。令郭汜

未除。而殺天使。則郭汜興兵有名。諸侯皆以助之。賈詡亦勸。傕怒少息。詡推皇甫酈出。酈大叫曰。李傕不奉詔命。欲殺漢君自立。侍中胡邈急止之。曰。李將軍待公不薄。如何出此妄言。恐於身不利。酈叱之曰。胡敬才。你爲朝廷輔弼之臣。如何諂佞也。我累世受恩。身在帷幄之中。君辱臣死。當佐國家。吾被李傕所殺。乃命也。大罵不絕。帝知之。急令皇甫酈回西涼。李傕之軍。太半是西涼人氏。更有羌番

兵。郿言傕不忠不孝。多有西凉勇士。各隨郿去。賈詡又說羌胡人曰。令天子知汝忠孝。故遣汝還郡。後必有重賞。羌胡皆怨李傕不與官職。亦引兵出。傕知郿去。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郿乃忠孝之士。不追。回報傕曰。郿不知何往。傕曰。罷休。却說賈詡來見帝曰。陛下可重加李傕官。帝封李傕大司馬。傕心中大喜。言曰。此乃是女巫神鬼之力也。遂重賞女巫。不賞軍士。騎軍都尉楊奉大怒。與宋果

曰。吾等入生出死。身冒矢石。逐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中軍放火爲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此夜二更下手。不料不密其事。此夜事泄。有人報知李傕。傕大怒。令人捉住宋果。先已殺之。楊奉在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出。就寨中殺到四更。奉因不勝。引一彪軍去了。李傕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屍積如山。忽有人来報曰。有張濟統領大軍。自陝

西来。到李傕郭汜處。各自差人。來兩處和釋。如不從者。引兵擊之。傕汜皆依允了。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天子大喜。朕躬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開府。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公卿出營。傕收拾車駕東行。遣舊有御林軍數百。各持長戈。護送鑾輿。夜過新豐。晚至霸陵橋。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喊聲大作。數百軍兵。来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此何人也。

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此乃大漢天子車駕。甚人不得無禮。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守把此橋。以防姦細。既言有天子。難以准信。須親見之。楊琦高揭珠簾。帝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歳。分於兩邊。駕乃得過。二將回報郭汜曰。天子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刼車駕再入郿塢。以圖大事。你如何放了過去。二將曰。不知將軍本意。汜曰。吾瞞住張濟之心。要謀此事。你如何放了過去。速命

斬其二將。起軍趕來。天子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大震。軍馬趕來。大叫車駕休動。獻帝聞後軍至。告大臣曰。恰離狼窩。又逢虎口。侍臣皆大哭。軍至將近。只聽的一派鼓聲。山背後閃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書着大漢楊奉四字。背後一千餘軍。原來離李傕。屯兵於終南山中。特來保駕。正遇帝。令退後軍。兩邊擺開。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無仁無義。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公明晃字一將手執

大斧。飛驟驊騮。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殺入軍中。砍死無數。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楊奉收軍。來見天子。帝下車執奉手。曰。卿救朕躬。當刻銘肺腑。奉頓首拜謝。帝曰。斬賊將者何人也。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奉曰。此人。河東楊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供給天子。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軍。又殺

至營前来。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来。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帝與百官曰。朕今番休也。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殺出。内外攻擊。大殺郭汜一陣。汜兵敗走。此人来見天子。乃是劉朝國戚漢室忠臣。身着錦衣臨玉殿。腰横玉帶上金堦。乃是國舅董承。引千餘騎。特来救駕。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

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敗軍回。撞見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牢。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守矣。傕曰。如今張濟兵據長安。未敢動兵。我和你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曰。若兄長肯帯携小弟。一同共奪地面。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勢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澗（地名）傕汜二人商議。只不可鬬将。只

是混戰。我衆彼寡。安得不勝。商議已定。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来。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天子皇后車出。百官宮人。符策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俱被傕汜兵卒搶去。死者不知其數。郭汜軍盡入弘農刼掠。奉。承保駕走陜北。傕汜分兵趕来。承。奉。一面差人與傕汜陪話。一面暗暗差人去傳聖旨往河東。急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三處軍兵。前来救應。李樂亦是嘯聚山林及賊。

不得已而召之。三處軍聞天子詔命。赦罪賜官。如何不来。並拔本營軍士。来與董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刼掠百姓。老弱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之處。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等軍。亦是嘯聚貪掠之輩。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等件。抛棄於道。李樂軍到。會于渭陽。李樂等軍見衣服滿路。爭往取之。失於隊伍。汜傕軍四面趕来混戰。李樂軍大敗。殺的屍横遍野。血

流成河。楊奉。董承。撑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傕汜軍趕来。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何辜哉。兵追不絶。滿天火紅。胡才被亂軍所殺。喊聲震地。相連百餘里。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棄車駕。步行到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冷嚴寒。帝與后强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去。後面有火鼓相攻。甲兵驟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

內人叢中皇后兄伏德挾絹數十疋至曰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尚弘多用絹包帝共后令衆人往下放之乃得下舡李樂仗劒立於舡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舡中岸上有不得下舡者爭扯傍舡李樂盡推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舡過渡岸上者哭聲不止其爭渡舡者盡皆扯住舡皆被砍下手指者不知其數舡中急渡北岸楊奉尋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地名絶食晚宿於瓦

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麤糲不能下咽喉。次日。封李樂為征北將軍。韓暹征東將軍。帝上牛車行。二大臣尋至。拜於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帝后痛哭。近侍等止有二十餘人。無不下淚。太僕韓融曰。傕汜二賊。頗信臣言。捨一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奉營暫歇。數日。楊彪請天子都安邑縣。今解州即是也 上御車馬。至安邑。又無高房。帝后所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

四邊旋插荆棘籬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中。李樂。韓暹。進兵於籬外觀望。互相鎮壓以為歡喜。諸將專權。尚書百官。公卿稍有觸死於帝前。毆罵將士。故令奴婢送濁酒麁食與天子。帝免強納之。李樂。韓暹。連名保無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如此苟且而已。韓融說傕汜二賊。方始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饑荒。百姓皆食棗菜。餓死者遍地。河內太守張楊。送

米貢與天子。河東太守王邑。送絹帛以衣之。
如此。帝得活。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
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對
李樂曰。洛陽乃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可
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正理。李
樂曰。汝等奉駕去。吾只在此居住。承。奉。收拾
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傕。郭汜。一同刼
駕。董承。楊奉。韓暹。知李樂意。乃連夜擺布軍
士。護送車駕起。前奔箕關。李樂盡拔本寨軍

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

駕休行。李傕郭汜。在此。天子聽知。心驚膽戰

山上火光竟起。漢天子怎離此難。畢竟何如。

且聽下回分解

遷鑾輿曹操秉政

李樂令軍。詐呼李傕郭汜軍到。兵卒皆驚。楊

奉曰。此乃李樂詐呼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正

逢李樂。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李

樂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得過箕關。太

守張楊。將糧食絹帛。迎天子於軹（音止）道。帝封楊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地名）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頹墻壞壁而已。旋蓋小宮。與帝后住坐。百官朝賀。皆立于荊棘之中。是歲大荒。勑改興平爲建安元年。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爲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侍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多有死於墻壁之間。漢末氣運衰敗。無甚於此。前賢有詩一首。

以嘆世情詩曰

血流𡶴碭白蛇亡。赤幟縱橫遊四方。秦鹿趕翻興社稷。樊睢推倒立封疆。子孫懦弱姦邪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處。鐵人無淚也悽惶。𡶴音芒 碭音蕩

太尉楊彪奏帝。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令曹操在山東。屯兵數十萬。可宣入朝。以輔王室。佐主。帝曰。朕躬既已降詔。卿何必再奏。即便差人前去。卻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

陽聚眾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日晉文公納
周襄王而諸侯義從漢高為義帝縞素而天
下歸正今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
東擾亂未遑走赴金鑾今車駕旋轉東京荒
蕪誠因此時奉主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
以服天下大畧也扶拔仁義以致英雄大德
也四方雖有進節之臣其何能為也若不早
定使英雄生心後須為慮亦無及矣曹操乃
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然有詔書至操待天

使於驛亭。一同起發。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廓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兵又来到。帝大驚。問楊奉曰。今投何處躲難。使命往山東未回。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韓暹曰。臣愿出戰。董承曰。城廓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人報曰。漼汜兵近。董承保帝后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無馬。步行。跟隨出洛陽。行無一射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来到。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来。

到車前便拜。視之。乃山東使命。問來軍何人。使命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前來保駕。聽知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方心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前來駕前面君。三將一齊喏曰。甲冑士不能下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呼萬歲。帝曰。卿等鞍馬驅馳。無可為賜。惇曰。主公曹操知傕汜賊犯帝闕。故令臣等。先來保駕。都纔道罷。侍臣又報。正東又有一

路軍到。帝舉止失錯。惇拍馬視之。便速來奏報曰。陛下放心。乃曹操步軍來到也。須臾來見天子。聲喏。帝問何人。惇奏曰。乃曹操弟曹洪副將李典樂進也。帝問曰。卿何來。洪奏曰。臣兄聽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又差臣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催汜領大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夏侯惇曰。臣已量度了。與曹洪分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一擊。催

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勢人馬到來。帶三千鉄甲軍馬。入城屯兵。列於內前。諸大臣引進朝見。帝拜於殿堦之下。帝賜平身。宣上殿。問慰勞畢。曹操曰。臣托我王洪福齊天。聚兵山東。昨承恩賜。思報無門。催汜無端。罪惡貫盈。臣有精兵。四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顏。以社稷為重。帝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操謝恩畢。次

日進兵。離洛陽五十里下寨。傕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有數十萬精兵。文官武將。不知其數。不如倒戈卸甲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爾敢滅吾銳氣。教左右將詡斬之。衆將勸免。是夜。賈詡棄李傕。單馬走了。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李傕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圓處。李傕兄子李暹。李別。出陣前立馬。操問曰。此何人也。尚未有人回答。

許褚飛馬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這一驚。出馬陣前。倒撞下馬。褚斬之。雙挽人頭。回於陣前。無人敢追。曹操拍許褚背。曰當世之樊噲也。操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中軍衝陣。鼓響一聲。操兵齊舉。傕汜軍大敗。操親掣寶劍押陣。連夜勦殺。勿停戈戟。星火赶逼傕汜。傕汜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軍馬三停去二。傕汜望西逃命。此時天下不容。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屯兵於

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箇商議。目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不若奏過天子。只做趕傕汜為名。引本部軍屯大梁。看機而變。因此二人要去。獻帝阻當不住。帝命宣操入宮。操聞使至。請入並坐。見其人。眉目清秀。飄飄然有神仙氣象。操惡之。今東都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饑色。惟此人。面目上精神純雅。操問之。曰。公有何能調理如此。對曰。惟食淡三十年矣。曹操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

舉孝廉。原舊隨袁紹張楊。作從事。見其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也。姓董名昭。表字公仁。曹操避席起敬曰。聞公大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置酒於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一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追之。董昭曰。此乃李傕舊將楊奉白波帥韓暹。觀明公之勢。引兵往大梁去了。操曰莫非疑操。昭曰。此乃無謀鼠輩。明公何足慮之。

操又曰。傕汜此去如何。昭曰。此去虎無爪。鳥無翼。不久被明公所擒耳。無足介意。操見昭語言投機。便言曰。請問朝廷大事若何。昭曰。明公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輔佐天子者。此五霸之功也。以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都耳。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大者行之。操執昭手而

大哭曰。此乃孤之本志也。操又曰。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倘裏應外合若何。昭曰。易也。以書與奉。且安其心。大臣聞之。則曰京師無糧。欲車駕暫幸許都。近洛陽轉運糧食稍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皆忻然也。操大喜曰。願公早晚從之。有不可行者教之。自當厚報。昭拜謝。自此隨順。操猶豫遷都之事。時有侍中太史令王立。與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以察炎漢氣數。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

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終矣晉魏之地必有興者立以是言於獻帝前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天下者必魏也能安天下者必曹姓也當委任曹氏而已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朝劉氏以火德旺天下故兩都皆興今主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

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王者興矣。操意遂決。次日。引軍入洛陽見帝。奏曰東都廢弛之地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臣料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矣。可幸鑾輿。臣排辦已定。便請陛下登輦。群臣皆懼曹操之勢。莫敢言者。即日駕起。操令排車馬。盡令百官遷都。行未數程。前面至高林。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徐晃出馬大叫。欲劫車駕何往。操

出馬視之。見徐晃神威糾糾。暗暗稱奇。操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鳴金收軍。各自下寨。操召文武議曰。吾今日在陣上。觀徐晃眞良將也。不忍以力併之。思一奇計。招諭過來。奉暹豈是道哉。一人曰。主公勿慮。其素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一小卒。偷入晃營。看緊慢使言說之。來降主公。若何。操視之。乃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見爲行軍從事。操便令

行。却説。滿寵扮一小卒。雜在隊中。偷入晃營中軍帳前。晃渾身披甲。於帳下看見寵。寵入長揖曰。故人安樂否。徐晃見之。久立乃曰。莫非山陽滿伯寧乎。晃年小時。在山陽為官。寵為吏。被人奪買物。告官。因有識寵。曰然也。晃曰。何故到此。寵曰。曹操在兖州。請我作從事。今日偶見故人。陣上耀武。吾甚惜之。故不避死而来。直諫於公。掾公之勇。世之罕有。何故屈身於楊奉韓暹之徒乎。曹將軍之英雄。力

扶漢室。拯救生靈。今日陣前不忍以健將與公决死戰。故遣寵来。公何不背暗投明。晃喟然嘆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爭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大丈夫知而不為非丈夫也。晃起身而謝曰。愿聽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為進見之功。晃曰。以臣殺主。大不義也。吾不為之。寵曰。公真有德之士。遂引部下數十騎。同滿寵来投曹操。早有人報入中

軍。楊奉引千百騎来追徐晃。趕上大叫休走。山上山下。火把齊明。曹操大喝。吾等逆賊多時。休教走脫。兩山伏兵皆起。来捉楊奉。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呂布夜月奪徐州

曹操號起。伏兵圍住楊奉。韓暹急引兵来救解。兩邊夾攻。楊奉走脫。操趕奉暹軍亂。乘勢便擊将去。楊奉韓暹大敗。敗軍多半降曹。奉暹勢孤。引兵去投袁術。以圖安身。不在話下。

却說操得徐晃爲將大喜。來迎鑾駕到許都。
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
修城廓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功
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爲大將軍武平
侯。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
爲司馬祭酒。劉曄爲司空曹掾。毛玠任峻爲
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使程昱爲東平相。范
成董昭爲洛陽令。滿寵爲許都令。夏侯惇夏
侯淵曹仁。曹洪皆爲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

禁徐晃皆爲校尉許褚典韋皆作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出入長帶鐵甲軍馬數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後方奏天子操既定大事乃設一宴於後堂聚衆謀士共議操曰吾今以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賴汝等助之吾所憂者袁術袁紹耳此二人已據土地未可圖之劉備見屯徐州已領州事近呂布在山東被吾殺敗今投劉備養於小沛二人若互相起兵乃吾心腹

之大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許褚曰。願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與丞相。那時人稱爲丞相只是稱大將軍後建安三年纔任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不如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動兵。彧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操曰。何謂也。彧曰。譬如岩下一對餓虎。往来尋食。山上以食投下。二虎必競其餐。二虎爭鬥。必有一傷。止存一虎。此虎亦可誅矣。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今主公已得詔命。可令劉備正授

徐州牧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劉備亦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操曰然即時便差使命賫詔封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正領徐州牧又付密書使行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曹操遷帝於許都恰欲令人前去慶賀忽報天使至出廓迎接入郡拜詔受恩命已畢設宴管待來使使曰曹將軍於帝前力保使君故首先須此恩命玄德曰深謝無盡矣使命於坐間取

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了。曰。此事尚容計議。席散。請使於館驛安下。玄德連夜與糜竺糜芳。簡雍。孫乾。關張二將。衆等商議。張飛曰。呂布。無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曰。他人志極事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大不義也。張飛曰。好人難做。玄德喝退張飛而起。次日清晨。人報呂布來到。玄德教請布入見。曰。聞知朝廷送恩命至。特來相賀。恰纔拜下。張飛扯劍下廳。來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呂布大驚。曰。益

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爾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爾布曰我與爾無讐玄德喝退張飛玄德共呂布同入後堂告訴前因就將曹操送的密書與呂布看之布看畢泣曰此乃曹賊令我弟兄不和玄德曰兄長無憂劉備决無此意縣中如少糧草小弟一一應付呂布拜謝備與呂布喫罷早膳布告回玄德親送出城外布拜別而去關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乃曹丞相疑

我與呂布一處。故教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却坐觀成敗。此乃二雄不得並立之計也。關公曰。然。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非大丈夫之所為也。玄德到館驛送使命回。就拜表謝恩。并回書呈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柰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操曰。何為。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問安。就報劉備上表。要畧南陽。使

術動兵攻劉備。邦明詔。令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乃驅虎吞狼之計。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發人往徐州去。使命賫詔便行。玄德在徐州。聞知使命至。出廓迎接。開讀詔書云。着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遂點軍馬起程。孫乾曰。可以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愿守把此城。玄德曰。吾早

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願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的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强。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故不放心也。張飛曰。小弟自今已後不飲酒了。軍士不打。諸般聽人諫勸。玄德曰。你若如此。吾何憂哉。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我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何敢料我。玄德曰。弟性如此。吾不放心。請陳元龍爲軍師。早晚令張飛少飲酒。勿令失事。玄德俱分付了。馬軍

步卒三萬。離徐州往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聽得劉備上表。欲吞吾州縣。術大怒曰。汝乃織蓆編屨之夫。安敢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返行害我。乃呼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並起。會於盱眙。（二音虛移）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紀靈乃山東人也。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手下戰將極多。是日。紀靈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明命。以順討逆。汝今罪不

容誅。紀靈大怒。拍馬舞刀。来迎玄德。關公大喝曰。有吾在此。驟馬與紀靈大戰二十合。紀靈步歇。關公田陣。立馬久等。紀靈遣手將荀正出馬来。關公曰。只教紀靈来。與他决箇勝負。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是紀將軍之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德驅兵殺敗紀靈軍。紀靈退守淮陰河口。並不交戰。時只教軍士来偷營刼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邊相拒。勝負未分。却説張

飛自送玄德登程去了。一應民訟并與陳元龍管理。軍機大事。自家掌管。飛恐失和氣。乃設一宴。遂請各官赴席。是日筵席上。張飛開言曰。我哥哥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失大事。衆朋友自今日盡此一醉。明日禁酒。各各都要滿飲。凡事都幇助我保守城池。把酒到陶謙手下舊將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張飛曰。厮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喫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一盃。張飛把遍各官。暢

飲大醉。飛又起身来把盞曹豹曰。其實不能飲。飛曰。你恰纔飲了。如何又推却也。豹再三不飲。飛曰。你違将令。該打一百背花。喝軍捉下。陳元龍曰。玄德臨去時。分付你甚麼来。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来惹我。曹豹曰。看我女婿之面。且以饒恕曹豹。飛曰。誰是你女婿。豹曰。呂布是也。（呂布前妻是豹之女）飛大怒曰。我本不打你。你故說呂布諕我。我打你。借你打呂布。諸人勸不住。将曹豹打至五十。衆人苦告

餓了。各皆散去。曹豹回去。深恨張飛。痛入骨髓。連夜差人賫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呂布將書看了。云玄德已往淮南去了。可乘飛醉。來取徐州。今番錯過。悔之晚矣。呂布連夜請陳宮來議此事。宮曰。只在小沛何日崢嶸。今若不取。宮必去矣。布教備赤兎馬。全身披掛了。手持方天戟。領五百騎軍。先往徐州來。陳宮後引大軍來。高順隨後進發。只四十五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

澄澄。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云劉使君有使命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曹豹上城看之。令軍士開門入得城時。喊聲大舉。飛在府中醉倒。酒猶未醒。左右人急搖醒。人報呂布賺開城門。張飛教人備馬。慌忙披掛上馬。綽丈八矛在手。時呂布軍馬到來。張飛出府時。正見呂布相迎。酒猶未醒。不能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敢逼。飛十八騎燕將。保飛殺出東門去了。曹豹見飛無十數人護從。引

百十人趕来。飛見豹。大怒。拍馬来迎。豹戰三合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刺豹。連人帶馬死於河中。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城中安撫居民。令軍一百。守把玄德宅門。諸人不許進入。此是呂布弟兄之情也。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来見玄德。說曹豹獻門。呂布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玄德默默無語。關

公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来。兄長分付你甚来。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猶恨遲。尚自有何面目。来見兄長。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自刎。性命如何

孫策大戰太史慈

張飛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其劍。而言曰。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換。使手足若廢。安能再續乎。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日生。誓願同日死。今日

雖無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呂布擄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畧救援遂皆大哭一場理會戰紀靈之事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許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綵段一千疋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餘襲玄德後玄德知呂布兵襲後乘陰雨撒兵棄盱眙而走思東取廣陵高順與紀靈相見順曰溫侯令順來助戰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下邳容某見主人

那時相送。高順別紀靈回。見呂布。言紀靈如此回荅。忽有袁術書至。云。劉備未除。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大怒。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宫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便圖。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養成羽翼。令玄德作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横天下矣。布聽其言。瞎令人去取玄德回。玄德兵至廣陵。又被袁術刼寨。折兵太半。回來正遇呂布使命。玄德見書。大喜。便投徐州來。關張曰。

呂布。乃義薄之人。不可准信。玄德曰。人既如此好心待我。我不疑也。遂行之。來到徐州。布恐疑惑。先令人送老小還玄德。甘糜二夫人。對玄德曰。呂布令兵一百。把定宅門。諸人不敢即入。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與關張曰。我知呂布。非無義之人也。入城去謝呂布。飛恨布。未往。先與嫂嫂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布曰。吾非奪你徐州。汝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吾故來守之。玄德曰。備欲讓

兄久矣。布再虛讓玄德。玄德力辭。宴訖。拜別還也。小沛住劄。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叚疋。兼令玄德為豫州刺史。自此兩家和好。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回。術喚策至。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

於曲河。自投袁術。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此令孫策為懷義校尉。引兵去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回見術。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一陣大戰得勝而回。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不升廳。策心中有些鬱悶。是夜月明。策思父如此英雄。獨霸江東。今日到我。十不及一。放聲而哭。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汝父在日多曾用我。汝今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我與汝

商議何自哭耶。策覩之。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治。字君理。嘗從孫堅討長沙零桂三郡賊有功又從破董卓於陽城助陶謙討黃巾乃孫堅手下從事官。策請坐而問之。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也。治曰。君何不告袁公。畧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景。實取大業。久困於人之下。此非大丈夫之志也。正商議間。一人忽然而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者百十餘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大喜。請坐而問之。乃袁術謀士。汝

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生得面如傅粉。體似凝酥。策大喜。三人共議。呂範曰。只恐袁術不肯借兵。策曰。有吾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為質當。範曰。術有心久矣。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階下。術問其故。策曰。父讐不能報。母舅吳景。被揚州刺史劉繇(音由)逼之甚急。策老母家小。皆在曲河。必被繇所害。策問伯父處。暫借雄兵數千。渡江去探老母。助救舅氏。恐伯父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

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
權留下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
定之後速令軍回來你名徵難掌大軍我表
你爲折衝校尉殄寇將軍剋日領兵便行策
拜謝遂得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黄
蓋韓當擇日起兵行至歷陽正行之次見一
彪軍到當先一人見策下馬策視之其人面
如美玉脣若點硃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胷藏
緯地經天之術腹隱安邦定國之謀乃廬江

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漢太尉周景之孫。洛陽令周異之子。初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結為昆仲。瑜小策兩月。以兄事之。策往瑜道南大宅。策與瑜升堂拜母。有通家之好。如此至交甚厚。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因往省親。到此與策相見。以訴衷情。瑜曰。某愿施犬馬之勞。共圖大業。策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策令與朱治呂範相見。共畫籌畧。治範大喜。瑜與策曰。將軍欲濟大

事。可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未知。瑜曰。一人。能博覽羣書。善書隸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屑就。故來江東避亂。一人貫通九經。深明諸子百家。廣陵人也。姓張。名紘。字子綱。因避世亂。隱於江東。此處有二人。何不請之。策即便令人請。不至。策親自到其家。與議論終日。口若懸河。策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拜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進兵。攻擊劉繇。

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漢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繇舊為揚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兄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避亂淮浦詔為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守曲河。有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音咋兩箇領兵幫助。繇知孫策渡江。屯兵歷陽。急聚衆將商議。有樊能。于糜。陳橫。張英。說策是驍騎大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音諸縱

看百萬之兵亦不能近也。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愿為前部先鋒。衆人視之。乃東莱黄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因解了北海之圍。特来見劉繇。繇就留之。聽得孫策来到。愿為前部先鋒。繇曰。你未可為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拒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音抵閣。策引兵到。張英領兵出。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黄盖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

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燒着窩鋪。張英急回軍不迭。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寨後放火的是誰。兩負將領三百餘人。來見孫策。二人聲喏。策問之。一人面黑鬚黃身。體雄偉。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彪形虎體。目朗眉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為遭世亂。故聚人在洋子江中。刼掠為生。久聞兄乃江東豪傑。又聞君招賢納士。特來相助。策

大喜。用爲軍前校尉。盡收牛渚邸閣糧食軍器。收得兵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地名張英敗。回見劉繇。繇責罵張英等。欲斬之。笮融薛禮勸免。屯兵零陵城。拒策。繇自近神亭嶺南下營。孫策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已傾頹。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邀我相見。當以祈之。長史張昭曰。不可。令嶺南是劉繇寨。倘有伏兵。柰何。策曰。神人祐我。吾何懼之。遂全粧慣帶。綽鎗

上馬。回顧衆將。引程普黄盖韓當蔣欽周泰共十三騎。出寨跟策上嶺。到廟燒香。下馬參拜已畢。策向前跪告。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去看劉繇寨柵。衆將皆當不住。遂同上嶺南望村林。伏路小軍飛報劉繇云。孫策自領十數騎。逕過嶺来看寨柵。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於前曰。此時不

提更待何時。劉繇阻當不住。披掛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跟我来。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趕去。衆皆大笑。却說孫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過嶺来。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来。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来提

孫策。笑曰。我便是你。兩箇一齊来併我。吾不懼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衆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来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程普等暗暗稱奇。好箇太史慈。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滲漏。佯輸敗走。引入深山。急回馬走。孫策趕来。太史慈暗喜。不入舊路上嶺。却轉過山背後。策趕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併箇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

筭男子漢。兩箇又鬦三十合。慈心中自忖。這
厮有十三從人。我只一箇。便活捉了他。也喫
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厮每沒尋處。又詐
敗走。而大叫曰。休来趕我。策喝曰。你却休走。
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
十合。策一鎗搠来。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
搠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箇用力只一拖。都
滚下馬来。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兩箇棄了
鎗。揪住厮打。慈年三十歲。策年二十一歲。兩

箇揪住戰袍。扯得粉碎。策却手快。掣了慈背的短戟。慈掣了策頭上兜鍪。音謀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慈戰策不放。兩邊軍馬合將上來。策正慌。程普領十二騎。到衝殺兩邊軍。慈放了策。慈軍中討一匹馬。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馬被程普揀來。策取鎗上馬。衝殺。一千餘軍。和十二騎混戰。迤邐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太史慈怎得

脫身。畢竟如何

孫策大戰嚴白虎

周瑜救軍到劉繇等。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驟至。兩下各自收軍回寨。次日。孫策引大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背的戟於陣前。令軍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可刺死你也。劉繇却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也令軍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

辟道強。後史官議論失盈者當輸也慈遂出馬。約孫策戰決勝負。策欲當先出馬。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是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拏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吾聞周瑜已到。領軍襲取曲河。有一人。乃廬江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

速往秣陵會薛禮笮融軍馬。急来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河。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刼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加。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劉繇與謀士許子將来投秣陵。孫策又得大將陳武。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恠。策甚喜敬之。拜為校尉。為先鋒。攻薛禮。陳武領

十數騎。先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逕奔牛渚。兩邊迎敵。繇融二人出馬。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于糜被策活捉於馬上。策撥馬回陣。樊能見捉了于糜去。挺鎗来趕。那鎗棚到策後心。陣中叫背後有人暗筭。孫策回頭。忽見樊能到。策大喝一聲。如巨雷。樊

能倒翻身撞下馬而死。策到門旗下。將干麋丟下。已被挾死。因挾死一將。喝死一將。人皆呼策為小霸王也。劉繇笮融大敗。人馬太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後在於山林之中為落草寇一般劫掠財物被居民所殺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張英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傳之。策曰。可詐作吾中箭身死。軍中舉哀。拔寨齊起。必然

來追。暗伏奇兵。必捉薛禮。衆然其計。只說孫策已死。連夜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死。連夜便起城內之軍。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策營背後伏兵起。軍馬擁出。策高叫一聲。孫郎在此。衆軍皆驚。盡棄鎗刀。拜於地上。策令休殺一人。張英要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之中。一路皆招呼黎民復業。追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慈於城中再招得精壯二千餘人。來與劉繇

報讐。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三條路。各伏其軍。離城二十五里。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乏。必然捉也。原来太史慈所招。太半是山越之民。不在縣内。聞孫策忽至。措手不及。兵已三面困縣。太史慈引兵忽衝。亂箭射回。當夜陳武首先短衣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急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自引軍馬来趕。太史慈正往東門路上走。後軍趕至三十

里不趕。太史慈走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慈解上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以衣之。請入寨中。太史慈曰。敗將請誅。策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如兄。遂請降之。策執慈手曰。寧識神亭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否。慈答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

之事。當公共之。請入帳。邀之上坐。待以酒食。策曰。今既與相屢。匆憂不如意也。愿教我進取之術。慈曰。敗軍之將。不足論也。策曰。韓信昔日求於廣武君。策今愿决於仁者。公何辭焉。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倘若分散。難復合聚。欲自往收拾。少助明公。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不辭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了。策曰。子義乃青州名士。信義為重。必不

肎肯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看日影。却將日中。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之。孫策聚數萬之衆。遊於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但呼策為孫郎。初聞孫郎兵至。老劣盡皆失魂喪魄。官吏俱棄城廓。遠避山野。及策軍到。並無一人敢出擄掠雞犬菜果分毫不動。人民皆悦。賫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荅之。懽聲遍野。其劉繇等舊軍。愿從軍者。聽從。並除門戶。不愿為軍者。賞賜糧米。

儘自歸家生理。江南之民。聞仁政。誰不仰之羨之。由是形勢大盛。策迎母叔諸弟。俱歸曲河。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向南。進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遣周泰守烏城。王晟守嘉興。策兵至。白虎令弟嚴輿出城交兵於楓橋。輿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張紘下馬而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脫輕易也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

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玉。但恐將士不用命。當先耳。隨遣韓當出馬。比及驟馬到橋上時。蔣欽陳武各駕小舟。從河岸邊早殺過橋裏去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輿退走。韓當引軍。直殺過昌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并進。圍吳城。一困三日。策引衆軍到昌門外招諭。城上一箇裨將。左手托定護梁。右手指着城下罵。太史慈馬上拈弓取箭。

搭箭云。看我射中這廝左手。一箭去。射透左手。反牢釘在護梁上。城下城上人。所見者。無不喝采。羣賊救了這人入城。白虎大驚。城外有人如此神射。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輿出城。來見孫策。策請輿入帳飲酒。酒酣。策拔劍砍輿所坐之席。輿驚倒在地。策笑曰。聊作戲耳。勿得驚駡。策問輿曰。汝兄意如何。輿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敢與吾相等也。輿急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頭

令從者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生擒王晟。勢如劈竹。太史慈急攻打烏城。先登城射死那太守。數州皆平。白虎奔走餘杭。於路刼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見操威儀出衆。遂領父子從征。(時子凌統年十五歲後長孫權即拜為別部司馬行破賊校尉)策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於西津渡口。白虎自與程普交鋒。大敗而走。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

引兵救白虎。一人諫曰。孫策用仁義之兵。白虎乃暴雪之衆。可捉白虎以獻孫策。順天命也。朗不聽。此人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爲郡吏。見朗不聽。長嘆一聲而歸。朗與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地。孫策周瑜各引兵迎之。程普。黃盖。各出奇兵應之。大破白虎於山陰。朗走海隅。白虎走餘杭。一人引兵於路接白虎。虎喜。是夜於帳中飲酒。那人拔劍砍殺白虎。立誅數十餘人。來投孫策。策見

此人身長八尺。面方口濶。會稽餘姚人也。姓董名襲。字元代。命為別部司馬。却說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策乃回軍。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有人來報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更深。泰抱權上馬。數十賊衆。用刀來砍。事急。泰棄馬。身無片甲。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了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

被十二鎗。皆是陣上所傷。田見孫策。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大驚。帳下董襲曰。某雖不才。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箭。得會稽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先令張昭去請虞仲翔來爲功曹。令求醫者。隨引兵來看周泰。不一日。董襲引虞仲翔。来宣城見孫策。策曰。吾不敢以郡吏相待先生。今日之事。愿與先生共之。翻拜謝。遂引醫者見策。策見其人。童顔白髮。飄飄

然有出塵之姿。問之。乃沛國譙郡人也。遊藝江東。姓華。名陀。字元化。策禮待爲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一月而愈。策大喜。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以平靖。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雄兵十餘萬。文官武將。各效忠誠。策思當時父孫堅在時。部下將吏皆陞賞二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術暗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

勳紀靈橋蕤音桀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術曰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南地面兵甲有十餘萬吾欲併吞之若何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拒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術又曰吾恨劉備無故以兵伐我我欲報之楊大將曰欲擒劉備某獻一計未知尊意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三 終